

《武家坡》

主要角色

薛平贵：老生

王宝钏：旦

情节

薛平贵归家，遇王宝钏于武家坡前，夫妻相别十八年，王宝钏已不识薛平贵。薛平贵假问路以试其心，王宝钏逃回窑，薛平贵赶上，直告己名及别后经历，夫妻相认。

根据1937年【百代唱片】12面录音整理：马连良饰薛平贵，王玉蓉饰王宝钏。

【第一场】

薛平贵 (内西皮导板) 一马离了西凉界，
(薛平贵上。)

薛平贵 (西皮原板)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那王允在朝中身为太宰，
哪把我贫穷人放在心怀。
恨魏虎是内亲将我来害，
苦苦的要害我所为何来？
柳林下拴战马
(西皮摇板) 武家坡外，
见了这众大嫂借问开怀。
(白) 大嫂请了！

大嫂 (内白) 请了。军爷失迷路途？

薛平贵 (白) 我乃是找名问姓的。

大嫂 (内白) 哪一家呢？

薛平贵 (白)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大嫂 (内白) 回转寒窑去了。

薛平贵 (白) 烦劳大嫂转达一声：就说他丈夫带来万金家书，叫她前来接取。

大嫂 (内白) 军爷稍待。
王三姐！

王宝钏 (内白) 做什么？

大嫂 (内白) 你家丈夫带来万金家书，坡前接取。

王宝钏 (内白) 有劳了！
(内西皮导板) 邻居大嫂一声唤，
(王宝钏上。)

王宝钏 (西皮慢板) 武家坡来了王氏宝钏。
站立在坡前用目看，
那军爷貌好似我的夫郎。
假意儿在此剜苦菜，
他那里问一声我回答一言。

薛平贵 (西皮原板) 这大嫂传话太迟慢，
武家坡
(西皮流水板) 站得我不耐烦。
站立坡前用目看，
见一位大嫂把菜剜。
前影儿看也看不见，

后影儿好象妻宝钏。
 本当向前将妻唤，
 错认了民妻
 (西皮散板) 理不端。
 (白) 大嫂请了！
 王宝钏 (白) 还礼。军爷敢是失迷路途的？
 薛平贵 (白) 亦非失迷路途，乃找名问姓的。
 王宝钏 (白)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薛平贵 (白)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王宝钏 (白) 王宝钏？
 薛平贵 (白) 正是。
 王宝钏 (白) 军爷与她有亲？
 薛平贵 (白) 无亲。
 王宝钏 (白) 有故？
 薛平贵 (白) 非故。
 王宝钏 (白) 你问她做甚？
 薛平贵 (白) 我与她丈夫同军吃粮，托我带来家书，故而动问。
 王宝钏 (白) 军爷请稍站。
 薛平贵 (白) 请。
 王宝钏 (白) 哎呀，且住！想我夫妻，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得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怎奈衣衫褴褛。若不向前，书信又不能到手！这？这便怎么处？我自有道理！
 啊，军爷！
 薛平贵 (白) 呢。
 王宝钏 (白) 要见王宝钏，与你打个哑谜，你可晓得？
 薛平贵 (白) 略知一二。
 王宝钏 (白) 远？
 薛平贵 (白)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王宝钏 (白) 近？
 薛平贵 (白) 哦！莫非就是薛大嫂？
 王宝钏 (白) 不敢，平贵之寒妻。
 薛平贵 (白) 哎呀呀！来，来，来！重见一礼。
 王宝钏 (白) 方才见过礼了。
 薛平贵 (白)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王宝钏 (白) 好个“礼多人不怪”。军爷拿书信来。
 薛平贵 (白) 请稍候。
 哎呀且住！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也不知她的贞洁如何？我不免调戏她一番，她若守节，上前相认。她若失节，将她杀死，去见代战公主！
 (西皮流水板) 洞宾曾把牡丹戏，
 庄子先生三戏妻。
 秋胡曾戏过罗氏女，
 平贵要戏自己的妻。
 弓叉袋内把书取，
 王宝钏 (白) 书信呢？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我把大嫂的书信失。
 王宝钏 (白) 书信放在哪里？
 薛平贵 (白) 弓叉袋内。
 王宝钏 (白) 敢莫是不要紧的所在？
 薛平贵 (白) 要紧的所在。
 王宝钏 (白) 为何失落了？
 薛平贵 (白) 想是中途打雁失落。
 王宝钏 (白) 打雁做甚？
 薛平贵 (白) 打雁充饥呀。
 王宝钏 (白) 想是那雁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么？

薛平贵 (白) 大嫂，一封书信，能值几何？何得开口骂人呀？

王宝钏 (白)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失落人家书信，岂不令人痛乎呀？

薛平贵 (白) 哎呀呀！真不愧大家之女，开口就是文呐！大嫂不必痛哭，书信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王宝钏 (白) 哦，是了！想是我丈夫带来安家银子，被你尽心花费。书信拿不出来，可是么？

薛平贵 (白) 不是的！我那薛大哥，在那里修书，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几句，故而记得！

王宝钏 (白) 如此说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薛平贵 (白) 呵，我若有心，也不失落你的书信呐！

王宝钏 (白) 站远些！

薛平贵 (白) 呵呵呵！

(西皮导板) 八月十五月正明，

王宝钏 (白) 住了，军营之中，连个灯亮都无有么？

薛平贵 (白) 全凭皓月当空。

(西皮原板)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王宝钏 (西皮原板) 我问他好来？

薛平贵 (西皮原板) 他倒好，

王宝钏 (西皮原板) 再问他安宁？

薛平贵 (西皮原板) 倒也安宁。

王宝钏 (西皮原板) 三餐茶饭？

薛平贵 (西皮原板) 有小军造。

王宝钏 (西皮原板) 衣衫破了，

薛平贵 (西皮原板) 自有人缝。

薛大哥这几年运不通，
他在那征西路上受了苦刑。

王宝钏 (白) 受了苦情？敢莫是挨了打了？

薛平贵 (白) 不错，正是挨了打了！

王宝钏 (白) 打了多少？

薛平贵 (白) 四十军棍。

王宝钏 (白) 喂呀，我那苦命的夫啊！

薛平贵 (白) 大嫂不必痛哭，这苦么，还在后头呢！

王宝钏 (白) 放老成些！

薛平贵 (白) 呵呵呵！

(西皮原板) 在营中失落了一骑马，

王宝钏 (白) 是官马，还是私马？

薛平贵 (白) 自然是官马。

王宝钏 (白) 既是官马，岂不要赔？

薛平贵 (白) 哪怕他不赔！

王宝钏 (白) 他哪有许多银钱赔马呢？

薛平贵 (白) 自然有啊！

(西皮原板) 因赔马借了我十两银。

王宝钏 (白) 军营之中吃几份钱粮？

薛平贵 (白) 一份。

王宝钏 (白) 我那丈夫呢？

薛平贵 (白) 也是一份。

王宝钏 (白) 你二人俱是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

薛平贵 (白) 我那薛大哥，乃是风流的男子，银钱尽心花费。为军的乃是贫寒出身，故而积攒得下，借与他用。

王宝钏 (白) 不对了！

薛平贵 (白) 怎么？

王宝钏 (白) 我那薛郎，他也是个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薛平贵 (白) 哎呀，薛大哥啊，我今日才知你也是贫寒出身呐！

王宝钏 (白) 倒被他取笑了！

薛平贵 (西皮原板) 本利算来二十两，
不曾还我半毫分。

王宝钏 (白) 你就该问他要！

薛平贵 (白) 他无有也是枉然。

王宝钏 (白) 打骂也该问他要！

薛平贵 (白)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王宝钏 (白) 你腰中带的何物？

薛平贵 (白) 防身宝剑。

王宝钏 (白) 着啊！杀了他也该问他要！

薛平贵 (白) 杀人岂不要偿命呐！

王宝钏 (白) 难道说，你这银子就不要了么？

薛平贵 (白) 呃，有道是善财难舍呀！

王宝钏 (白) 放老成些！

薛平贵 (西皮原板) 二次里过营去讨要，
他言道：长安城有一个王氏宝钏。

王宝钏 (白) 住了！王宝钏该你的？

薛平贵 (白) 不该。

王宝钏 (白) 欠你的？

薛平贵 (白) 也不欠。

王宝钏 (白) 提她做甚？

薛平贵 (白) 我且问你，这父债？

王宝钏 (白) 子还。

薛宝钏 (白) 夫债呢？

王宝钏 (白) 妻……

薛平贵 (白) 怎么样？

王宝钏 (白) 妻不管！

薛平贵 (白) 哎呀！她到推了个干净！依我看来，这汗得要出在这病人的身上呀！
(西皮原板) 薛大哥无钱将妻卖，
将大嫂卖与当军的人。

王宝钏 (白) 当军人是哪个？

薛平贵 (白) 喏喏喏！就是我。

王宝钏 (白) 有何为证？

薛平贵 (白) 有字据为证！

王宝钏 (白) 拿来我看。

薛平贵 (白) 呃！字据被你拿去，三把两把扯碎，为军的岂不落一个人财两空！

王宝钏 (白) 依你之见呢？

薛平贵 (白) 依我之见，去往前村，请出三老四少，同拆同观。

王宝钏 (白) 此事当真？

薛平贵 (白) 当真！

王宝钏 (白) 果然？

薛平贵 (白) 哪个哄你不成！

王宝钏 (哭头) 啊！狠心的强盗啊！
(西皮二六板) 指着西凉高声骂，
无义的强盗骂几声。
妻为你不把那相府进，
妻为你丧了父女情。
既是儿夫将奴卖，
谁是那三媒六证的人？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苏龙、魏虎为媒证，
王丞相是我的主婚人。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提起了别人我不晓，
那苏龙、魏虎是内亲。
你我同道相府进，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三人对面你就说分明。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
咬定牙关就不认承。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我父在朝为官宦，
府上金银堆如山。
本利算来有多少？
命人送到那西凉川。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西凉川一百单八站，
为军要人我不要钱。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我进相府对父言，
命几个家人将你拴。
将你送到那官衙内，
打板子，上枷棍，丢南牢，坐监禁，
管叫你思前容易你就退后的难。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大嫂说话理不端，
卑人哪怕到当官。
衙里衙外我打点，
管叫大嫂你断与了咱。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军爷休要发狂言，
欺奴犹如欺了天。
西凉鞑子造了反，
妻儿老小与奴一般。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腰中取出银一锭，
用手放在地平川。
这锭银，三两三，
拿回去，把家安。
买绫罗，和绸缎，
做一对少年的夫妻咱们过几年。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这锭银子我不要，
与你娘做一个安家的钱。
买白布，缝白衫，买白纸，糊白幡，
做一个孝子的名儿在那天下传。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是烈女不该门前站，
因何来在大道边？
为军的起下
(西皮摇板) 这不良意，
一马双双往西凉川。

王宝钏 (白) 上马呀！
(白) 呀！
(西皮快板) 一见狂徒变了脸，
有一巧计上心尖。
(西皮摇板) 一把黄土抓在手，
(白) 军爷，你看那旁有人来了。

薛平贵 (白) 在哪里？
王宝钏 (白) 在那里呢！咄！
(王宝钏泼土。)

王宝钏 (西皮摇板) 急忙奔到那寒窑前。
(王宝钏下。)

薛平贵 (笑) 哈哈哈！
(西皮摇板) 好个贞洁王宝钏，
果然为我受熬煎。
不骑马来步下赶，
夫妻相逢武家坡前。

(薛平贵下。)

【第二场】

(王宝钏上。)

王宝钏 (西皮散板) 前面走的王宝钏,
(薛平贵上。)

薛平贵 (西皮散板) 后面跟随薛平男。
王宝钏 (西皮散板) 进得窑来把门掩,

(王宝钏关门。)

薛平贵 (西皮散板) 将为丈夫关至在这窑外边。
王宝钏 (白) 咄!

(西皮快板) 先前说是当军男,
如今又说夫回还。
说的明来重相见,
说不明来

薛平贵 (西皮散板) 也枉然!
(西皮导板) 二月二日龙发显,
(西皮原板) 王三姐打扮彩楼前。
那王孙公子千千万,
彩球单打平贵男。

(西皮流水板) 夫妻们同把
相府转,
你的父一见怒冲冠。
西海岸, 妖魔现,
红鬃烈马把人餐。
为丈夫降了红鬃战,
你的父上殿把本参。
西凉国, 造了反,
为丈夫倒做了先行的官。
校场一上把兵点,
平贵寒窑别宝钏。
王三姐舍不得薛平贵,
薛平贵怎舍得王宝钏。
马缰绳, 剑砍短,
妻回寒窑夫奔西凉川。
三姐不信掐指算,
连去带来

王宝钏 (西皮散板) 十八年。
(西皮摇板) 既是儿夫回家转,

薛平贵 (西皮摇板) 血书拿来仔细观。
水流干遭归大海,
原物交还旧主人。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一见血书心好惨,
果然是儿夫转回还。

(西皮摇板) 开开窑门
重相见,

(王宝钏开门, 看薛平贵。)

王宝钏 (白) 哇!

(王宝钏关门。)

薛平贵 (西皮摇板) 我儿夫哪有五络髯?
(西皮摇板) 三姐不信菱花照,
不如当年彩楼前。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寒窑内哪有菱花镜!
 薛平贵 (白) 水盆里面。
 王宝钏 (西皮摇板) 水盆里面照容颜。
 (白) 老了!
 (哭头) 啊! 容颜变!
 (西皮摇板) 十八载老了我王宝钏。
 (白) 既是儿夫回来, 你要往后退一步。
 薛平贵 (白) 哦, 退一步。
 王宝钏 (白) 再往退后一步。
 薛平贵 (白) 再退一步。
 王宝钏 (白) 再要退后一步!
 薛平贵 (白) 哎呀, 往后就无有路了啊!
 王宝钏 (白) 后面有路, 你……也不回来了啊!
 (王宝钏开门。)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出得窑来高声骂,
 无义的强盗骂几声:
 寒窑一带交与你,
 不如碰死在窑门。
 薛平贵 (白) 妻呀!
 (西皮摇板) 三姐不必寻短见,
 为丈夫跪至在窑外边。
 (薛平贵跪, 王宝钏搀扶。)
 王宝钏 (西皮摇板) 走向前来用手搀,
 十八载做的是什么官?
 薛平贵 (白) 进得窑来, 不问我“饥寒”二字, 就问我做官, 难道吃官穿官不成?
 王宝钏 (白) 你进得窑来, 也不问妻子“饥寒”二字。
 薛平贵 (白) 也曾与你留下安家度用。
 王宝钏 (白) 什么度用?
 薛平贵 (白) 十担干柴, 八斗老米。
 王宝钏 (白) 慢说是吃, 就是数啊, 也把它数完了。
 薛平贵 (白) 就该去借。
 王宝钏 (白) 哪里去借?
 薛平贵 (白) 相府去借。
 王宝钏 (白) 自从你走后, 我不曾进得相府。
 薛平贵 (白) 哦? 你不曾进得相府?
 王宝钏 (白) 是的。
 薛平贵 (白) 好有志气! 告辞。
 王宝钏 (白) 哪里去?
 薛平贵 (白) 去至相府算粮。
 王宝钏 (白) 我爹爹他病了。
 薛平贵 (白) 他得的什么病?
 王宝钏 (白) 他是见不得你的病。
 薛平贵 (白) 哦? 他见不得我? 有日我身登大宝, 他与我牵马坠蹬, 呵呵! 我还嫌他老呢!
 王宝钏 (白) 啊, 薛郎, 你要醒来说话。
 薛平贵 (白) 不曾睡着。
 王宝钏 (白) 句句梦话。
 薛平贵 (白) 自古龙行有宝。
 王宝钏 (白) 有宝献宝。
 薛平贵 (白) 无宝呢?
 王宝钏 (白) 看你的现世宝!
 薛平贵 (白) 三姐看宝。
 (西皮流水板) 腰中取出番邦宝,
 三姐拿去仔细瞧。

王宝钏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用手接过番邦宝,
果然是金光照满窑。
走向前, 忙跪倒,
君王跟前
(西皮摇板) 讨封号!

(王宝钏跪。)

薛平贵 (白) 下跪何人?
王宝钏 (白) 王宝钏。
薛平贵 (白) 跪在我的面前做甚?
王宝钏 (白) 前来讨封。
薛平贵 (白) 哎呀, 我封不得你。
王宝钏 (白) 为何?
薛平贵 (白) 你方才在武家坡前骂的我好苦, 我不封!
王宝钏 (白) 方才在武家坡前, 我啊, 不知道是你呀。
薛平贵 (白) 哦? 你不知道是我? 你若知呢?
王宝钏 (白) 若知? 嗯! 我还多骂上你几句!
薛平贵 (白) 哎呀呀呀, 如此说来, 我越发的不封。
王宝钏 (白) 当真不封?
薛平贵 (白) 当真不封。
王宝钏 (白) 果然不封?
薛平贵 (白) 果然不封。
王宝钏 (白) 不封就骂!
薛平贵 (白) 哎呀, 慢来慢来, 哪有不封之理? 三姐听封。
(西皮流水板) 三姐不必把脸变,
有个缘故在其间。
西凉有个代.....

王宝钏 (白) 带什么来了?
薛平贵 (白) 唉!
(西皮流水板) 西凉国有个女代战,
她的为人
(西皮摇板) 甚是贤。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西凉国女代战,
她的恩情比我贤。
有一日登龙位,
她为正来就我为偏。

薛平贵 (西皮流水板) 讲什么正来论什么偏,
你我结发比她先。
有朝一日登龙殿,
封你朝阳掌正权。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叩头忙谢龙恩典,
十八载守成龙一盘。

薛平贵 (西皮摇板) 平贵离家十八年,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受苦受难王宝钏。
薛平贵 (西皮摇板) 今日夫妻重相见,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只怕相逢在梦间。
薛平贵 (白) 夫妻相会, 不是做梦。
王宝钏 (白) 不是做梦?
薛平贵 (白) 不是做梦。
王宝钏 (白) 薛郎!
薛平贵 (白) 三姐!
王宝钏 (白) 随我来呀!
薛平贵 (白) 来了!

(薛平贵、王宝钏同下。)

(完)